

新编白话

# 资治通鉴

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新编白话

# 资治通鉴

## 第三卷

主编  
李国轩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十

### 汉章帝

建初元年(丙子,公元76年),春正月,章帝下诏,令开仓赈济饥饿难民。章帝下诏,令二千石官员劝导百姓从事农业和桑蚕业,审慎任用官吏,顺应时令节气,清理冤狱。

当时,政府承继明帝刘庄时的政风,吏政崇尚严苛。尚书陈宠认为,章帝新登帝位,应改革一下前代的严苛政风,遂上书说:“臣听说先王为政,奖赏不过分,刑罚不滥施,实在不得已,宁可过度奖赏,也不滥用刑罚。从前,官吏断案严厉,能以威力惩奸治恶;奸恶既已铲除,理应以宽厚相补。治理国家就像调整琴瑟,大弦绷得太紧,小弦必将崩断。陛下应发扬先王的治国之道,清除那些繁苛的法令,拯救众生,全面推行德政。”章帝采纳了陈宠的意见,处理政事总是依据宽厚的原则。第五伦也上疏说:“光武帝接续王莽时的政治余风,为政多采用严厉手段,后代沿袭,遂成为一种风气。各郡各封国所举荐的官吏,大多属于只会应付公务的俗吏,极少宽宏博大之才,难以满足朝廷的需求。陈留令刘豫、冠军令驷协,均作风刻薄,为政务求严苛,致使百姓忧愁怨愤,无不痛恨他们。而社会上一些人反而认为他们有能力,这是违反天意、有悖经书义理的。不仅应将刘豫、驷协治罪,还应当谴责举荐他们的人。一定要提拔仁义贤能之士担当时代重任,用不了几个人,风气自然而然就

会发生变化。我还听说各亲王、公主和外戚骄奢淫逸，超出了法令的限制。京城尚且如此，如何让外地效仿？所以说：‘自身不正，虽有令也不会被执行。’以身为教，人们听从；以言为教，则众人争讼不已。”章帝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。第五伦天性梗直，痛恨庸官俗吏的苛刻，他的政论均以宽厚为原则。

**关宠兵败死亡。**段彭率军进攻车师，北匈奴逃走，车师再次投降。撤消西域都护和戊、己校尉官。班超留驻疏勒。

段彭等人进击车师，斩杀、俘虏数千人。北匈奴惊慌而逃，车师再次投降。此时，关宠已去世，有人打算引兵东返。耿恭的一位属吏范羌当时正在军营中，坚持要求迎救耿恭。诸将领有所恐惧，不敢前往，便分出两千兵员交给范羌，迎救出耿恭，与之一道返回。官员又饿又困，从疏勒出发时，还有二十六人，沿途多有死亡，三月，抵达玉门时，只剩下十三人。中郎将郑众上疏说：“耿恭以微弱的兵力坚守孤城，抵抗匈奴数万兵力，凿山打井取水，煮食弓弩充饥，杀伤敌人数以千计，忠勇俱全，未使汉朝蒙受耻辱。应当赐给他荣耀的官爵，以激励将帅。”章帝下诏，任命耿恭为骑都尉，并将戊、己校尉官和西域都护一并撤消，召班超回国。班超即将动身返国之时，疏勒王国一片忧虑惶恐。都尉官黎弇说：“汉朝使者弃我而去，我们疏勒肯定还会被龟兹灭亡。”说罢，拔刀自杀。班超回经于阗时，王侯以下人等都号啕大哭，抱住班超的马腿，使他不能前行。班超也想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于是便返回疏勒。这时，疏勒已有两城投降龟兹，并与尉头王国结盟。班超捕杀了反叛者，打败了尉头国，疏勒再度恢复安定。

**发生地震。**秋七月，章帝下诏，命将上林池御赋分给贫民。八月，天市星座出现异星。**哀牢王类牢谋反，被郡兵击败斩杀。**

建初二年（丁丑，公元77年），春三月，章帝下诏，命三公纠正非法之举。

诏书说：“皇亲国戚奢侈、放纵，没有节制，有关部门未能检举

他们。三公都应大胆地公开纠正非法之举,使那些有违法之举的人都有所收敛。”

撤消在伊吾卢的屯田队伍,北匈奴重新占领该地。夏四月,章帝诏允因楚王事件、淮阳王事件被流放的四百余户返回家乡。天大旱。

章帝打算为他的各位舅父封爵,马太后不同意。当时正值大旱,有些人认为这是不给外戚封爵的缘故。马太后下诏说:“从前,王氏家族一日之内有五人同时封侯,而当时却黄雾弥漫,未曾听说有风调雨顺的反应。外戚富贵过分,很少不倾覆的。所以先帝对其舅氏慎重安置,不让他们居朝廷要位,还说‘我的儿子不应当与先帝的儿子等同’。而如今有关部门为什么要拿马氏与阴氏的相比呢?我日夜喘息不安,总怕有损先后所立的规矩。即使是细微的过失,我也不肯放过,昼夜不停地进行告诫,而亲属们犯罪并不因此停止,办理丧葬时兴筑高坟,又不能及时察觉错误,这表明我的话没有力量,耳目已被蒙蔽。我身为天下之母,只不过穿着粗丝之服,吃饭不讲究味道甘甜,左右随从人员只穿粗布衣衫,不曾使用熏香饰物,目的是想亲自做一做下面的表率。本以为娘家人看到后,当会伤心自责,没想到他们只是讥笑说:太后一向爱节俭。前些时,我经过濯龙门,看到去我娘家问候拜访的人很多,车辆如流水,马队如游龙,仆人们身穿绿色单衣,领子、袖子洁白如雪,回头看看我的车夫,比他们差远了。我对娘家人没有怒责,只是裁减了每年的费用,希望能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。可他们仍然懈怠放任,没有忧国忘家的觉悟。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王,何况他们还是我的亲属!我怎么能够上负先帝的旨意、下损先人的恩德、重蹈西京时代外戚败亡的灾祸呢?”章帝看到马太后的诏书后悲哀叹息,仍再次请求为舅父封侯。马太后说:“我怎能只想获取谦让美名,而让皇帝蒙受不施恩于舅父的批评?高祖曾有规定,无军功者不封侯。现今,马家对国家还没什么功劳,怎能与阴家、郭家那些中

兴时期的皇后等同呢？我常常看到那些富贵人家，官位爵位重重叠叠，好比一年中一再结果的树木，它的根基一定会受伤。我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，你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。儿女孝顺的表现，最好是使父母感到心安。而今不断发生灾异，粮价上涨数倍，我终日忧愁恐惧，坐卧不安，而皇上却打算先为外戚赐封，违背慈母拳拳之心！如果天地之间，阴阳调和，边境安宁无事，然后你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我就只管高兴地逗小孙子玩耍，不要过问政事。”听了这话，章帝才放弃了赐封外戚的打算。马太后曾经对三辅下诏说：“马氏家族及其亲戚，如有请托郡县官府，干预扰乱地方行政的，要依法处治并上报。”在马氏亲族中，如有行为谦恭正派的，马太后便好言相待，赏赐给钱财、官职。对那些车马、衣服华美但不遵守国家法令的家属、亲族，马太后就把他们从皇亲名册中取消，遣返故里。在马太后的教育感化下，内外亲属一致崇尚谦逊相素。马太后创办缝织室，在濯龙园中种桑养蚕，并屡次前往观察，视此为一大乐趣。她经常与章帝一起谈论政事，教授王子读《论语》等经书，讲述生平经历，终日和睦欢洽。马廖上疏说：“从前，元帝取消服官，成帝穿用洗过的衣服，哀帝撤去乐府，然而，奢侈的风气未曾稍减，终至国家衰乱，其原因就在于百姓佩服朝廷所行，而不听信朝廷所言。改变政风民俗，一定得从根本上着手。古经传说：‘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伤疤；楚王好细腰，宫女多饿死。’长安谚语说：‘城里喜欢高发髻，乡下的发髻高一尺；城里喜欢宽眉毛，乡下的眉毛占半额；城里喜欢大衣袖，乡下的衣袖用整匹帛。’这些话看似戏言，但切近事实。前些时，朝廷颁定法令、制度没多久，便有些推行不下去，这固然可以责怪官吏不奉行法律，而实际原因却在于京城率先怠慢。现今陛下安于俭朴的生活，是出自神圣的天性，假如能将此坚持到底，那么，四海之内都将歌功颂德，美好的声誉将传遍大地，同神灵都可以相通，何况于推行法令呢！”马太后认为这些话很正确，全部采纳。

章帝下诏，令齐国撤销管理织造冰纨、方空縠的官员。烧当羌人部落起兵反叛。秋八月，朝廷派将军马防、校尉耿恭率军讨伐烧当羌。

第五伦上疏说：“对皇亲国戚，可以通过封侯使他们富有，但不当任命他们做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一旦犯了错误，绳之以法，就会伤害感情，徇私包庇又会违背国法。马防眼下就要率军西征，臣以为，太后恩德仁慈，陛下又非常孝顺，万一马防出了什么差错，恐怕不好维护亲情。”章帝没有听从第五伦的意见。

冬十二月，紫宫星座出现异星。

建初三年（戊寅，公元78年），春季，章帝在明堂祭天祀祖。

马防、耿恭进攻并大破羌人。诏令马防班师回朝。朝廷将耿恭逮捕入狱，免去他的官职。

马防已回朝，留下耿恭讨伐那些尚未归顺的羌人。结果，有十三个羌人部落共数万人向耿恭投降。耿恭曾经在言语上冒犯过马防，监军谒者秉承马防的旨意，上奏弹劾耿恭不留心军事。耿恭因罪被召回，逮捕下狱，免去官职。

三月，将贵人窦氏立为皇后。

窦皇后，是窦勋的女儿。

夏四月，诏命停止治理滹沱河、石臼河的工程。

当初，明帝时候，治理滹沱河、石臼河，打算沟通都虑至羊肠仓水道，以利运送漕粮。数年未能完工，死亡的人不可胜数。章帝命谒者邓训主持这项工程。邓训经过考察测量，知道此事难以成功，遂将实情如实奏报。章帝下诏，撤消该项工程，改用驴车运粮。每年节省下亿万经费，使数千民夫得以活命。邓训是邓禹的儿子。

冬十二月，任命马防为车骑将军。有关部门奏请派遣诸王回封国就位，章帝没有同意。

章帝生性重视手足情，不忍心与诸亲王分离，因此，便把他们全都留在京师。

建初四年(己卯,公元79年),春二月,太尉牟融去世。夏四月,将皇子刘庆立为太子。五月,将马廖等分别封侯,马廖等都以特进身份返回邸第。

有关部门奏请为皇帝的舅父们封侯,章帝以为全国粮食丰收,边境太平无事,遂同意了这一建议。马太后听到消息后说:“我年轻时,只羡慕古人名垂史册,心中不顾惜性命。现在虽然年纪大了,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婪。所以,我日夜警惕,想自我贬损。想不到临老却不能遵从自己的心愿,身死之后,我将永怀长恨。”马廖等人表示辞让,章帝不允许。马廖等只好接受封爵但请求辞官,章帝答应了他们。马廖等都以特进身份离开朝廷,返回邸宅。

章帝任命鲍昱为太尉,桓虞为司徒。六月,皇太后马氏去世。

章帝被马太后收养以后,一心一意,只认马氏家族为外家,所以,章帝生母贾贵人不能登上太后高位,贾氏亲族中没有一人获得恩宠荣耀。等到马太后去世后,章帝只将贾贵人的绿色绶带改为与诸侯王同级的红色绶带,赐给四马牵拉的座车一辆、宫女二百人,以及各色绸缎、黄金和两千万钱,如此而已。

秋七月,安葬明德皇后。冬十一月,诏命诏儒在白虎观集会,讨论对“五经”的不同见解。

杨终说:“那些只注意分析文章词句的人,破坏了‘五经’的主旨。应当仿效宣帝时石渠阁议经的先例,宏扬经书的大义,作为后世永久的法则。”章帝遂对太常下诏:“将官、大夫、博士、郎官及各位儒生,在白虎观集会,讨论大家对‘五经’的不同见解。”命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命发问,侍中淳于恭负责向上奏报,章帝则亲自出席,进行裁决。编成《白虎议奏》。丁鸿、楼望、成封、桓郁、班固、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参加了此次集会。班固是班超之兄。

建初五年(庚辰,公元80年),春二月初一日,出现日食。诏命举荐敢于直言极谏之士。



诏书说：“要注意举荐那些有学识的隐者，不要选取那些华而不实的浅薄之辈。”

**夏五月，以直言之士补任地方官员。**

诏书说：“朕希望会见正直之士，侧坐席上，听一听新的意见。先到的都已各自倾吐了心中的苦闷，朕已大致了解了各位贤士的志向。想把你们都安排在朕的左右，以备顾问咨询。但光武皇帝诏书曾说：‘尧以任职能力考察官员，而不是看他们的言论和文字。’现在地方上空缺不少，你们可一并前去补任。”

**太傅赵惠去世。派遣免刑囚徒、志愿从军的义勇归班超指挥，平定西域。**

班超想要完成平定西域的事业，上疏请求用兵。他说：“西域各国，莫不向往归顺汉朝，唯独焉耆、龟兹拒不服从。现在应把在朝廷侍奉皇上的龟兹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，用步兵、骑兵数百人护送他回国，让他与西域各国军队联合起来，数月或一年功夫，便可夺取龟兹。利用夷狄攻打夷狄，这是极高明的计策。莎车、疏勒，田地肥沃广袤，草木茂盛，与敦煌、鄯善地方条件不同，用兵不需耗费中原物资，粮食自给自足。微臣班超，特蒙神圣保佑，希望不会轻易倒下，我要亲眼看到西域平定，陛下举起祝贺万年之觞，向祖庙祭告成功，向天下宣布大喜。”奏书吴上，章帝知道班超能够完成此项事业，与大臣商议，打算为班超派兵。平陵人徐干上疏称，愿意前去做班超的助手。章帝任命徐干为假司马，率免刑囚徒及志愿从军的义勇千余人，到西域听候班超的指挥。此前，莎车认为汉朝不会出兵，于是投降了龟兹，疏勒都尉潘辰也背叛了汉朝。班超与徐干一起攻打潘辰，将其彻底打败。班超又打算进攻龟兹，考虑到乌孙兵力强大，应设法借用它的兵力，于是上书说：“乌孙是个大国，有十万善射之兵，可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，使它能与我们同心合力。”章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**建初六年（辛巳，公元81年），夏六月，太尉鲍昱去世。同月**

三十日,出现日食。 秋七月,任命邓彪为太尉。 任命廉范为蜀郡太守。

成都地方,人民富裕,物产丰盛,城中房屋十分拥挤。以往有制度规定:禁止人们夜间劳作,以防止火灾。然而人们互相隐瞒,暗中用火,火灾便连日不断。廉范遂铲除原来的禁令,只严格要求多储备水而已。百姓感到这样做很便利,歌颂廉范道:“廉范叔度,来得迟暮。不令禁火,民能安作。昔日无上衣,今有五条裤。”

建初七年(壬午,公元82年),春正月,沛王刘辅等来京朝见。

章帝因诸亲王即将入京朝见,派谒者赐给他们貂皮大衣、食物和珍果。又让大鸿胪持符节到郊外迎接,章帝则亲自到各亲王设在京城的官邸巡视,预备帐床。钱帛器物准备得十分齐全。诸亲王到了之后,章帝下诏,命沛王、济南王、东平王、中山王朝拜时不唱其名,上殿后才向章帝叩拜,章帝亲自还礼。每当诸王进宫时,章帝就派辇车去接,直坐到禁宫门口才让他们下车。章帝看到他们前来,起身相迎,神态恭敬,皇后则亲自在内室参拜。诸王都鞠躬辞谢,自感不安。

三月,诸亲王返回封国,章帝诏命东平王刘苍留在京城。 夏六月,废皇太子刘庆为清河王,改立刘肇为皇太子。

当初,章帝把扶风人宋杨的两个女儿纳为贵人,大贵人生下太子刘庆。梁竦的两个女儿也是章帝的贵人,小贵人生下皇子刘肇。窦皇后没有儿子,把刘肇作为儿子抚养,并阴谋陷害宋氏姐妹,诬称她们要施弄厌胜巫术,诅咒他人。章帝因此废去刘庆的皇太子名号,封为清河王,而以刘肇为皇太子。又将宋贵人逐出宫门,命小黄门蔡伦负责审讯。宋氏二姐妹都服毒自杀。刘庆当时虽还年幼,但也知道避嫌躲灾,言语中不敢提及宋氏。章帝此时又产生怜悯之心,命令皇后:要让刘庆的衣服与太子一样。太子刘肇也与刘庆十分友好,他们入则同在一室,出则同乘一车。

秋八月,东平王刘苍返回封国。

有关部门再次上奏，请示章帝令刘苍返回封国。章帝亲手为刘苍写了一纸诏书。诏书说：“骨肉之情出于天性，实不能以相距远近判别亲疏。然而我们数次见面，感情比以前更深了。想到你长期劳累，希望能回去休养一番，我打算签署大鸿胪的奏书，却又不忍心下笔。回望小黄门，命其传送此信，心中恋恋不舍之情，悲伤不能尽言。”于是，章帝亲自祭祀路神，为刘苍进行，流泪告别。

九月，章帝来到偃师，接着又到河内。

章帝颁下诏书说：“朕出来巡视秋季庄稼，查看收获情况，因而进入河内郡界。一路轻装前行，没有别的辎重。地方上不得为此修路架桥，不得派官吏远离城郭接迎，打探伺候饮食起居，出出进进，跑前跑后，带来烦扰。一切举动务求简便省事，朕只是担心自己吃不到粗茶淡饭，喝不到瓢中之水。”

章帝将萧何的末代孙萧熊封为鄠侯。

建初八年（癸未，公元83年），春正月，东平王刘苍去世。

当初，章帝打算为原陵、显节陵修建县城，刘苍上疏规劝说：“臣私下注意到光武皇帝亲自履行节俭，深明什么是生命之始与生命之终，恳切地指示丧葬后事。明帝非常孝顺，没有违背光武帝的遗愿，坚持遵守奉行。谦德的美好，于斯为盛。臣以为，园邑之兴，始自强暴的秦朝。古时候修建坟墓还不让它太突出，何况修城邑、建城墙呢！那样做，对上有违先帝的一片圣心，对下有害无益，白白耗费国家的财物，动摇民心，这不是招致和气、祈求丰年的办法。陛下应心怀有虞氏的天性，追念先祖的深意。臣刘苍为二帝的美德不能永远畅行实在感到悲伤。”章帝于是放弃了修城邑的打算。从此以后，朝廷每次遇到疑难的政治问题，章帝总要派使臣向刘苍咨询。刘苍尽心答对，其意见都被纳用。到如今，刘苍去世，谥号献。中傅将刘苍自建武以来的奏章加封上送，章帝集中阅览。

梁竦入狱，被杀。

刘肇被立为皇太子后，梁家私下互相庆贺。皇后因此忌恨梁

贵人，屡次在章帝面前诋毁她们。窦家多人联合写匿名信，诬陷梁竦有谋反之罪。梁竦死在狱中，家属被流放到九真，两贵人都忧伤而死。

### 马廖、马防获罪，被免掉官职，回到封国。

马廖为人谨慎小心，但天性宽厚，不能管教约束子弟，子弟们一个个都骄傲奢侈，为所欲为。杨终写信给马廖，告诫他说：“黄门郎马防、马光年轻，血气方刚，既没有长君谦虚退让的风度，反而还结交轻浮放纵、品行不端的宾朋。回想以往的情况，让人感到寒心。”马廖未能听从这一劝告。马防、马光大规模修建宅第，食客经常有数百人。马防还养了很多马匹牲畜，向羌人胡人敛征赋税。章帝多次进行谴责，多方加以限禁。于是，马家的权势稍有减损，宾客也日渐稀少，马廖的儿子马豫投书表示怨愤。于是有关部门对马豫连同马防、马光兄弟一并进行弹劾，马氏兄弟均被免官，返回封国。章帝下诏说：“舅父一家全都要回到封国，四季祭祀陵庙，没有助祭先后的人了，朕感到十分悲伤。让许侯马光留下，在乡间田庐闭门思过，以此来安慰一下朕的甥舅之情。”马光比马防稍为谨慎收敛，所以章帝特地将他留下。后来，章帝又下诏，命马廖返回京师。马氏兄弟获罪以后，窦家地位更加显赫。皇后的哥哥窦宪、弟弟窦笃喜欢结交宾朋。第五伦上疏说：“窦宪身为皇后的亲属，统御皇家禁军，出入宫门，正值壮年，志向美好，恭敬谦让，乐于为善。然而那些奔走于皇亲国戚门下的人，大多带有劣迹、受过禁锢，特别缺少守分安贫的节操。他们还互相吹捧，云集窦宪的家门，这大概正是骄奢放纵产生的根源。三辅地区有人议论说，因贵戚牵累而受到废黜压制，应当仍由贵戚来为之清洗罪过，就象以酒解醉一样。臣希望陛下、皇后严令窦宪等闭门自守，不要随意与官僚士子交往，防患于未萌，使窦宪永保荣华富贵。这是臣最大的愿望。”窦宪要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园，公主害怕窦宪的权势，不敢和他计较。后来章帝出行时路过这片庄园，指着问窦宪，窦宪暗

中喝阻左右不得据实回答。此后，章帝发觉真相，大怒，叫来窦宪，严厉斥责说：“想起以前经过你强夺的公主庄园时，你为什么要采用更甚于赵高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！此事多想一会儿支让人感到震惊。尊贵的公主尚被无理强夺，何况是下层百姓呢！国家废弃一个窦宪，就象扔掉一只小鸟或一只腐烂的死鼠一般。”窦宪大为恐惧，皇后为此脱掉皇后的服饰，向章帝表示深切的谢罪。过了很久，章帝的怒气才告平息，命窦宪将庄园还给沁水公主。

#### 洛阳令周纡被捕入狱，不久被赦免释放。

周纡出任洛阳令，下车后，先打听当地大族的户主姓名，胥吏便将闾里豪强的名字一一答出。周纡厉声训斥：“我本来问的是象马家、窦家那样的皇亲国戚，怎么会去管那些卖菜的贩夫呢？”于是，下属官吏争相采取激切手段办事。贵戚们有所畏缩收敛，京城中秩井然。窦笃深夜来到止奸亭，亭长拔出剑来指着他谩骂一通。章帝下诏，派剑戟士抓捕周纡，押送廷尉诏狱。数日后被赦免释放。

#### 任命班超为西域将兵长史。

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，任命徐干为军司马。另派卫侯李邑，护送乌孙使节回国。李邑到达于阗后，不敢再往前走，便上书称西域的事业不可能成功，还极力诋毁班超说：“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在国外享受安乐，不为国内的事情着想。”班超听到这话后叹息说：“我虽不是曾参，却碰到了曾参所遭遇的三次谗言，恐怕要受到朝廷的猜疑了。”于是把妻子送走了。章帝了解班超的忠心，因此严厉斥责了李邑，命令他到班超那里接受指挥。班超随即派李邑带领乌孙派往汉朝廷供事的王子返回京师。徐干对班超说：“李邑前此极力诋毁你，想要破坏我们在西域的事业，现在为什么不以诏书为由将他留在这里，而改派其他官员护送乌孙王子呢？”班超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多么浅陋！正是因为李邑诋毁过班超，所以今天才派他回去。我自感内心无愧，别人的议论有什么值得忧虑！为求自

己快意而把他留下,这不是忠臣所为。”

**任命郑弘为大司农。**

以往交趾向京城运送贡品,都是从东冶渡海而来,曾连续发生船沉人亡的事故。郑弘上奏,建议开辟零陵、桂阳的山道。从此以后,道路畅通。郑弘在任两年,节省下成千上万的经费。当时,全国遭遇大旱,边疆还有警报,百姓粮食不足,但国库充实,储备有丰厚的物资。郑弘又上奏说:“应当免掉一些外地的进贡,减轻徭役开支,以便于饥民。”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元和元年(甲申,公元84年),夏六月,章帝诏令讨论贡举之法。

上疏奏事的人大多指出:各郡、各封国举荐人才,一般都不依据功劳大小,因此,官吏办事越来越不认真,效率逐渐低落。章帝下诏,命公卿朝臣对此进行讨论。大鸿胪韦彪说:“国家以选拔贤才为职责,贤才又以孝敬父母为头等大事;因此,只有到孝子家中才能求得忠臣。人的才干、品行很少有二者兼备的,所以,孟公绰能当好赵、魏两家的家臣,却做不了滕、薛两国的大夫。忠孝之人,心地较为厚道;干练苛刻的官吏,心地则不甚厚道。选拔人才应当首先考虑才干、品行,而不能只看资历。而最要紧的还在于对二千石的选用,如果二千石是贤能的官员,那么,举荐出来的就都会是真正的人才。”韦彪又上疏说:“国家的机要职务是尚书。然而,近来尚书多由郎官升任,他们虽然懂得一些条文法令,擅长应对,但这只不过是一点小聪明,实际上大多没有什么大的才能。盖夫能敏捷地回答文帝的询问,但有人认为不能因此而提拔;绛侯不善言辞却能建立不朽的功勋。往事应当借鉴,值得深思。”章帝对韦彪的建议全部予以采纳。

秋七月,诏令禁止使用残酷手段拷问犯人、审理案件。

章帝的诏书说:“汉律规定,拷问犯人只许使用杖击、鞭打、罚站的手段。此外,《令丙》中对刑鞭的长短还有具体规定。自从兴

起大狱以来,拷问犯人的人大多心狠手辣,以钻钻肉之类的用刑手段,真是惨痛无比。一想起毒刑的残酷,就令人心惊、发怵。今后应等到秋冬两季审理案件,并明确规定用刑时的禁止事项。”

八月,将太尉邓彪罢官,任命郑弘为太尉。 章帝到南方巡视。

诏书说:“沿途所经各郡县,不得事先忙着储备各种用品。命令司空自带匠徒修架桥梁。如有派人接驾、打听起居行踪的,要拿二千石问罪。”

冬十月,到宛城,任命朱晖为尚书仆射。

朱晖曾经做过临淮太守,办过不少好事,百姓歌颂他说:“刚强自专,南阳朱季,吏惧其威,民怀其惠。”当时,朱晖因犯法免职,在家闲居,因此,章帝把他召出来任用。后来,尚书张林上奏说:“国家经费不足,应当自行煮盐专卖,并恢复均输法。”朱晖说:“按先王的制度,天子不轻言财富的有无,诸侯不轻言财富的多寡,享受俸禄的官府之家不得与百姓争利。实行均输之法,会使政府官员与商贩没有区别;而将盐利收归官府,广大盐民就会因贫穷而产生怨恨,这实在不是圣明的君主所应采取的措施。”章帝很生气,严厉责备尚书台官员,朱晖等人都主动把自己关进监狱。三天以后,章帝下诏,命他们出来,并说:“朝廷很愿意听取反对意见,老先生们并不没犯什么罪,只是诏书中的斥责有点过分罢了,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呢?”朱晖于是自称病重,不肯在奏议上署名。尚书令以下官员十分害怕,对朱晖说:“现在正面临受训斥,怎么可以称病呢?”朱晖说:“我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,蒙受皇恩得以在机要部门供职,应当以死相报。如果心中明知某事不可行,却还要顺从、附和皇上的旨意,那就违背了做臣子的大义。”说完,便缄默不语。诸尚书共同上奏,弹劾朱晖。章帝不再生气,遂将此事搁置不提。后下诏,命直事郎去问候朱晖,对其日常起居表示关心;又派御医为朱晖诊治疾病,派太官送去食物。朱晖这才起身谢恩。

**十一月，章帝返回皇宫。 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。**

鲁国人孔僖、涿郡人崔駰，同在太学读书，在一起议论武帝说：“起初崇尚圣人之道，其政绩号称胜过文、景二帝。到了后来，却放纵自己，丢弃了以往的善政。”邻屋的一位太学生听到议论，上书指控崔駰、孔僖诽谤先帝，讽刺当朝。此事交付有关部门审理。孔僖上书自我申辩说：“所谓诽谤，是说实际上没有的事情，而别人却虚加诬蔑。至于说到孝武皇帝，他为政的善恶已明确记载在汉朝的历史上，我们的议论只是如实叙述史书上所载事实，并非诽谤。作为皇帝，不论做好事还是坏事，全国人民没有不知道的，这都是能够了解得到的，因此不应当对议论者进行责备。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上没什么过失，恩德有增无减，我们这些人偏要讽刺什么呢？假如所批评的是事实，那就理应改正；倘若批评的不当，也应有所包涵，又为什么非要问罪呢？我们被杀，死就死了吧，只怕全国人民定会回转目光，改变想法，以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思。从今以后，即使看到不对的事情，最终也不会再有人出来说话了。齐桓公亲自公布前任国君的罪恶，并向管仲请教处理的办法，从此以后，群臣都尽心为他效忠。今天，陛下却要为远在十世之前的武帝掩饰事实真相，难道不是与齐桓公大不相同吗？臣担心被突然定罪，蒙冤衔恨，不能自我申辩，使后世评说历史的人擅自拿陛下打比方，难道还要子孙之辈也来为陛下掩饰吗？我谨来到皇宫门前，伏身等待严厉的处罚。”奏书递上，章帝下诏，命停止审问，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。

**赏赐给毛义、郑均米谷各一千斛。**

庐江人毛义、东平人郑均，都以仁义的行为受到乡里人的称赞。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，前往拜访。刚坐定，官府来了公文，任命毛义代理安阳县令。毛义手捧公文进入室内，喜形于色。张奉心中很看不起他，告辞而去。后来，毛义的母亲去世了，朝廷一再召毛义出来做官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张奉于是感叹道：“对贤人



本来不可以妄测。毛义当时的喜悦,乃是为了母亲而屈就。”郑均的哥哥是一个县官,收受很多礼物贿赂。郑均劝阻,哥哥却不听。郑均于是离家而去,做了别人的佣人。过了一年多,把挣得的钱物带回家里送给哥哥,说道:“钱物用光了还能再挣,做官如果犯了赃罪,就会终身被罢黜。”哥哥被他的话所感动,于是成为廉洁的清官。郑均官至尚书,后免官回乡。章帝下诏,褒奖毛义、郑均,各赏赐米谷一千斛。每年八月,地方官员都要去问候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,加赐牛、酒。

### 诏命为因妖言惑众罪而受牵连者解除禁锢。

章帝的诏书说:“以前犯妖言惑众罪,牵连的面很广,一人犯罪,父族、母族、妻族都要受到禁锢,不准做官。如果有贤才终生受不到重用,朕很为他们感到可惜。现命将以前因妖言惑众罪而受牵连的人一律解除禁锢。”

元和二年(乙酉,公元85年),春正月,诏命赏赐百姓胎养谷,并定为法令。

章帝的诏书说:“所有怀孕的妇女,赏赐给每人胎养谷三斛,并免收其丈夫一年的人头税。将此项规定定为法令。”

### 诏命戒除平庸官吏的矫饰之风。

诏书说:“平庸的官吏说话办事过于做作,似是而非,朕很讨厌他们,也很为他们感到苦恼,踏实稳重的官吏,坦诚且不虚华,按日考察他的劳绩似显不足,若按月考察,就会感到满足。如襄城县令刘方,官民都说他从不烦扰百姓,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的功劳,但这也接近了朝廷的要求。如果以苛求为明察,以刻薄为明智,以对犯错误的人从轻处罚为德,以从重处罚为威,这四种想法一旦盛行,下层民众就会产生怨恨。我曾多次发布诏书,奉诏出使的人不绝于道,然而吏治却不见好转,百姓中时常有人不守本分,问题出在哪里?希望官员们记住以往的法令,以称朕意。”

### 二月,实施《四分历》。